

之物放光萬丈冥室自明亦大術也然當步諸星數十曲折難識少能詣之其淮南鴻寶萬畢皆無及此書者也又有白虎七變法取三月三日所殺白虎頭皮生駝血虎血紫綬履組流萍以三月三日合種之初生草似胡有實卽取此實種之一生輒一異凡七種之則用其實合之亦可以移形易貌飛沈在意與墨子及玉女隱微畧同過此不足論也遐覽者欲令好道者知異書之名目也鄭君不徒明五經知仙道而已兼綜九宮三奇推步天文河洛讖記莫不精研太安元年知季氏之亂江南將鼎沸乃負笈持仙藥之襪將入室弟子東投霍山莫知所在焉

祛惑

道藏輯要

抱朴子

真元

虛集九

抱樸子曰凡探明珠不於合浦之淵不得驪龍之夜光也採美玉不於荆山之岫不得連城之尺璧也承師問道不得其人委去則遲遲冀於有獲守之則終已竟無所成虛費事妨功後雖痛悔亦不及已世間淺近之事猶不可坐知况神仙之事乎雖聖雖明莫由自曉非可以厯思得也非可以觸類求也誠須所師必深必博猶涉滄海而掇水造長林而伐木獨以力劣爲患豈以物少爲憂哉夫虎豹之所餘乃狸鼠之所爭也陶朱之所棄乃原顏之所無也所從學者不得遠識淵潭之門而值孤陋寡聞之人彼所知素狹源短流促倒裝與人則靳靳不捨分損以授則淺薄無奇其所寶秘已不精若復料其粗者以教人亦

安能有所成乎譬如假穀於夷齊之門告寒於黔婁之家所得者不過橡栗縕褐必無大牢之饕錦衣狐裘矣或有守事庸師終不覺悟或有幸值知者不能勤求此失之於不覺不可追者也知人之淺深實復未易古人之難誠有以也白石似玉奸佞似賢賢者愈自隱蔽有而如無奸人愈自銜沽虛而類實非至明者何以分之彼之守求庸師而不去者非知其無知而故不止也誠以爲足事故也見達人而不能奉之者非知其實深而不能請之也誠以爲無異也夫能知要道者無欲於物也不徇世譽也亦何肯自標顯於流俗哉而淺薄之徒率多誇誕自稱說以厲色希聲飾其虛妄足以眩惑晚學而敢爲大言乃云已

道藏輯要

抱樸子

真

虛集九

登名山見仙人倉卒聞之不能清澄檢校之者鮮覺其僞也余昔數見雜散道士輩走貴人之門專令從者作爲空名云其已四五百歲矣人適問之年紀佯不聞也含笑俯仰云八九十須臾自言我曾在華陰山斷穀五十年復於高山少室四十年復在泰山六十年復與某人在箕山五十年爲同人遍說所歷正爾欲令人計合之已數百歲人也於是彼好之家莫不烟起霧合輻輳其門矣又術士或有偶受體自然見鬼神頗能內占知人將來及已過之事而實不能有禍福之損益也譬如蒼龜耳凡人見其小驗便呼爲神人謂之必無所不知不爾者或長於符水禁祝之法治邪有効而未必曉於不死之道也或修行雜

術能見鬼怪無益於年命問之以金丹之道則率皆不知也因
此細驗之多行欺誑世人以收財利無所不爲矣此等與彼穿
窬之盜異途而同歸者也夫託之於空言不如著之於行事之
有徵也將爲晚覺後學說其比故可徵之偽物焉昔有古強者
服草木之方又頗行容成之素之法年八十許尙聰明不大羸
老時人便謂之爲仙人或謂之千載翁者揚州稽使君聞而試
迎之於宜都既至而咽鳴掣縮似若所知實遠而未皆吐盡者
於是好事者因以聽聲而響集望形而影附雲萃霧合竟守事
之饋餉相屬常餘金錢雖樂大之見重於往漢不足加也常服
天門冬不廢則知其體中未嘗有金丹大藥也而強曾略涉書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墓

虛集九
又文也

記頗識故事自言已四千歲敢爲虛言言之不忤云已見堯舜
禹湯說之皆萬萬如實也世云堯眉八采不然也直兩眉頭甚
堅似八字耳堯爲人長大美鬚鬣飲酒一日中二斛餘世人因
加之云千鐘實不能也我自數見其大醉也雖是聖人然年老
治事轉不及少壯時及見去四凶舉元凱賴用舜耳舜是孤茆
小家兒耳然有異才隱耕歷山漁于雷澤陶于海濱時人未有
能賞其奇者我見之所在以德化民其目又有重瞳予知其大
貴之相常勸勉慰勞之善崇高尚莫憂不富貴大德已終黃精
將起誕承歷數非子而誰然其父至頑其弟殊惡恆以殺舜爲
事吾嘗諫諭曰此兒當興卿門宗四海將受其賜不但卿家不

可取次也俄而受禪嘗憶吾言之有徵也又云孔子母年十六
七時吾相之當生貴子及生仲尼真異人也長九尺六寸其頭
似堯其項似臯陶其肩似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雖然貧
苦孤微然爲兒童便好俎豆之事吾知之必當成就及其長大
高談驚人遠近從之受學者著錄數千人我喜聽其語數往之
但憾我不學不能與之覆疏耳常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丘竊
好之韋編三絕鐵槌一作三折今乃大悟魯哀公十四年西狩
獲麒麟死孔子以問吾吾語之言此非善祥也孔子乃愴然而
泣後得惡夢乃欲得見吾時四月中盛熱不能往尋聞之病七
日而沒於今髮髯記其顏色也又云秦始皇將我到彭城引出

道藏輯要

抱朴子

臺

虛集九
X X X

周時鼎吾告秦始皇言此鼎是神物也有德則自出無道則淪
亡君但修己此必自來不可以力致也始皇當時大有怪吾之
色而牽之果不得出也乃謝吾曰君固是遠見理人也又說漢
高祖項羽皆分明如此事類不可具記時人各共識之以爲戲
笑然凡人聞之皆信其言又強轉惰耄廢忘事幾稽使君曾以
一玉色與強後忽語稽曰昔安期先生以此物相遺強後病於
壽春黃整家而死整疑其化去一年許試鑿其棺視之其尸宛
在此矣皆有名無實使世間不信天下有仙皆坐此輩以僞亂
眞也成都太守吳文說五原有蔡誕者好道而不得佳師要事
廢棄家業但晝夜誦詠黃庭太清中經觀天節詳之屬諸家不

急之書口不輟誦謂之道盡於此然竟不知所施用者徒美其浮華之說而遇人又教之但讀千遍自得其意爲此積久家中患苦之坐消衣食而不能有異已亦慙忿無以自解於是棄家言仙道成矣因走之異界深山中又不曉採掘諸草木藥可以辟穀者但行賣薪以易衣食如是三年饑凍辛苦人或識之而詭不知也久不堪而還家黑瘦而骨立不似人其家問之從何處來竟不得仙邪因欺家云吾未能昇天但爲地仙也又初成位卑應給諸仙先達者當以漸遷耳向者爲老君牧數頭龍一斑龍五色最好是老君常所乘者今吾守視之不勤但與後進諸仙共博戲忽失此龍龍遂不知所在爲此罪見責送吾付崑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墓

虛集九
X 28

崑山下芸鋤草三四頃並皆生細而中多荒穢治之勤苦不可論法當十年乃得原會倥侗子王喬諸仙來按行吾首請之並爲吾作力且自放歸當更自修理求去於是遂老死矣初誕還人問云從崑崙何以答云天不問其高幾里要於仰視之去天不過十數丈也上有木末高四丈九尺其穗盈車有珠玉樹沙棠琅玕碧瑰之樹玉李玉瓜玉桃其實形如世間桃李但爲光明洞徹而堅須以玉井水洗之便軟而可食每風起珠玉之樹枝條花葉互相扣擊自成五音清哀動心吾見謫仙志聞此莫不悵然含悲又見崑崙山上一回輒有四百四十門門廣四里內有五城十二樓下有青龍白虎蛟螭蛇百餘里其中口牙皆

如三百斛船大蜂一丈其毒煞象又有神獸名獅子辟邪天鹿
焦羊銅頭鐵額長牙鑿齒之屬三十六種盡知其名則天下惡
鬼惡獸不敢犯人也其神則有無頭子倒景君翁鹿公中黃先
生與鹿門大夫張陽字子淵使備玉闕自不帶老君竹使符左
右契者不得入也五河皆出山隅弱水澆之鴻毛不浮飛鳥不
過唯仙人乃得越之其上神鳥神馬幽昌鶴鵬騰黃吉光之屬
皆能人語而不死真濟快仙府也憾吾不得善周旋其上耳於
時聞誕此言了了多信之者又河東蒲坂有項曼都者與一子
入山學仙十年而歸家家人問其故曼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
仙人來迎我共乘龍而昇天良久低頭視地杳杳冥冥上未有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壽

虛集九
X 5 8

所至而去地已絕遠龍行甚疾頭昂尾低令人在其脊上危怖
嶮巖及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真貴處也仙人
但以流霞一盃與我飲之輒不饑渴忽然思家到天帝前謁拜
失儀見斥來還令當更自修積乃可得更後矣昔淮南王劉安
昇天見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稱寡人遂見謫守天厨三年吾何
人哉河東因號曼都爲斥仙人世多此輩種類非一不可不詳
也此妄語乃爾而人猶有不覺其虛者況其微茫欺誑頗因事
類之象似者而加益之非至明者倉卒安能辨哉乃復有假託
作前世有名之道士如白和者傳言已八千七百歲時出俗間
忽然自去不知其在其洛中有道士已博涉眾事洽鍊術數者

以諸疑難諮問和和皆尋聲爲論釋皆無疑礙故爲遠識人但不知其年壽信能近千年不啻耳後忽去不知所在有一人於河北自稱爲白和於是遠近竟往奉事之大得致遺至富而白和子弟聞和再出大喜故往見之乃定非也此人因亡走矣五經四部並已陳之芻狗既往之糟粕所謂迹者足之自出而非足也書者聖人之所作而非聖也而儒者萬里負笈以尋其師況長生之道貞人所重可不勤求足問者哉然不可不精簡其真偽也余恐古強蔡誕項曼都白和之不絕於世間好事者省余此書可以少加沙汰其善否矣又仙經云仙人目瞳正方皆洛中見之白仲理者爲余說其瞳正方如此果是異人也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卷

虛集九
XIX

別旨附

夫胎精固神與守元氣同但莫止出入之息可也有常以生氣時以鼻引入口吐吐二分餘一分鼓口咽此氣令喉中郁然有聲此非胎元氣是服麤氣也麤氣在腹與元氣不同居也麤氣是喘息之氣也夫元氣雖至少而難散非有麤之出入也且呼吸猶不欲自聞沉咽有聲乎夫入氣麤則傷肺肺五臟之華蓋氣下先至肺也凡服元氣不隨麤而出入則無有待氣生死之時也既鼓咽外氣入於元氣臟中所以返傷於人也夫人用力者皆用眾氣也謂眾物之氣飲食之品也且眾氣只能舉重致遠運體而已存之不能益人之壽去之不能使人短折何必禁